

菊戀

他在那燦爛的雛菊前，蹲下來。雛菊在陽光和海風裏輕輕抖擻。

這些不該叫雛菊。它們開得激激烈烈，風一推動就像海浪翻撥，把澎湖的莽野揮遍了黃色紅色的波濤，這些野生茂長的菊花，自這坡上一波波往外翻，潑得測天島熱鬧而美麗。

他蹲在測天島高處土坡上，把視線由菊花移往大海，以及軍區碼頭靠泊的軍艦，眯了眼，感受到天地間的那顆心，正在自己胸膛雄蹩蹩地跳動。這些菊，不管它們那裏開放，不管它們野性昂然：在這處海天間牽動着他，那種：它不紡不織，穿得卻比所羅門王最華麗的衣裳還燦爛的，美。

一根弦顫動，整個人都顫動。生命在自然裏，是誰給它這份尊貴自然的？是她所說的：上帝的陽光，上帝的海，上帝在一塊土壤上栽種了一片祂的雛菊？這一塊土地，大概就是上帝選擇栽菊花的土地吧。

● 他仰頭望海，將胸膛坦開來。俯下頭，觀看那雛菊。

認識她，真是偶然。但認識了，一切就不是偶然了。

他以各種方法去瞭解她，觸探她。把她當成自己抽緊了心，寫出一本作戰計畫的戰略目標。

她在左營一所國中教書，也擔任那國中學生基督徒團契的輔導，每星期四下午在那叫復活堂的教會聚會。家住高雄，搭公車往返……一個虔誠的基督徒。

再怎麼去探觸，也僅止於此。這一天，他站在復活堂，瞧午後敞放的教堂，空着卻像在呼吸的一排排椅子，而隨即在最後一排坐下。四周靜得很，能把身體的許多東西都沉澱下來。但他靜不了，教堂外高椰子上掉落鳥叫，每一聲都鑽過他黃軍服，打在心臟。

聽到腳踏車推進院子大門的聲音，輔導該比別人早到：有人脆笑談，是年輕學生，他自窗口看到要等的女孩推着車，和那群女學生一起來到院內。他嘆口氣，覺得上帝創造最美的一個東西，就是青春燦爛，像要把這感動捂住，而且感受到爲了一個人來到這裏引起的澀澀不安所形成的一股羞意，他默然地坐着，將眼睛閉起。

睜開眼睛，像睡眠之後是另一天，休息之後有另一個等待的世界。學生們聚會後離去，他安靜的留下來。

「真沒想到會在教會碰到你。雖然很意外，卻也很高興。甚麼事就怕不接觸，接觸了，就會漸漸懂了。」這女孩亮着眼，熱心的說：「你坐在同學後面，聽她們唱詩歌，聽短講，習慣嗎？」

他搓搓手，笑着：「穿着軍服來，嚴肅了些。而且，當她們讀經、禱告，我年齡是大了些。年歲上的距離，每每把心理上的距離拉遠了。」

「基督徒的信仰和年歲沒有差距，也形成不了差距。」女孩認真了。「尼哥底母聽耶穌談永生，捕魚的彼得聽耶穌說得人如同得魚，而一個小孩子在耶穌論道以後，獻出他的五個餅兩條魚。年齡對真理的接受，一點也沒有隔閡。」他默然着。女孩自己笑起來，不好意思地掠掠頭髮，說：「對不起啊，我解釋一下，尼哥底母是位猶太老學者，對生命的問題，一直有很多疑問。」

他望著女孩纖秀的臉，心裏想：妳對生命和生活就沒有疑問了

嗎？

「妳對聖經很熟。」

「不。」女孩安寧的走動，陽光和陰影在裙子褶皺間晃動。「對所發生的事，而且具有特殊意義的，總記得深刻些。我每天讀經，新約裏的人和事，我都把它當成在自己身邊所發生的，我和他們在一起，我把他們都想成我個性裏原有的一部份。熟了，有感情了，就容易記住。」

他扶住她的手臂，護衛她過街，再走向一處公車站牌。海軍禮節教過這些，和一位女孩在一起應有的尊重與禮貌。而她大方地接受了。他想著這些話，忍不住問：

「每個人性格裏也有一個猶太嗎？」

女孩愣了一下，睫毛眨著，他還來不及開始後悔，女孩已經誠懇的回答：

「有。」女孩吸口氣，「但耶穌說：一個錢也有兩面，屬凱撒的歸予凱撒，屬神的歸予神。」

菊戀

他不知道該再說甚麼。默然地陪她站在車牌下。這上車下車，這一站又一站，這陌生與熟悉，似近似遠的情怯，緊緊糾絞。他深的、緩緩的將眼光自路那頭挪回身邊這智慧問答的人，她等待車來，回她的家。強烈的留戀使他深怕車來了，把她帶走，以致口舌乾澀。

「我——」

女孩抬眼看他。

他笑笑，誠懇的沖出喉嚨哽住的話：

「我能不能留有妳的地址？」

女孩眼睛大了一圈。

「我，我就將隨軍艦到馬公去，不在左營了。想寫信給妳……。」
他心裏害怕。她愈不作聲，他心裏愈怕。

他急急將紙和筆先掏在手上。

女孩看著他的軍服，臉上的汗水，緊緊捏住收不回去的紙和筆。
——車還沒來，千萬別來。回答我一句話好嗎？像剛才那樣，一個

小孩子拿出他的五個餅兩條魚，因為他信賴那個論道的，叫耶穌的人，羞羞澀澀的站在那人面前。聖經這麼說，一切就當與身邊發生的每一件事，息息相關。

時間頓在這，又像流得更快，更快，把人和事都能沖走。女孩把頭垂下，整條路，祇有這黑亮的髮被活潑的太陽曬著，整條街，都沉默下來等她抬頭。

「我不喜歡寫信，不喜歡回信。」她說。

「我會寫。妳不回信沒關係，真的。」

她再看著那汗水，軍服。低聲說出街和巷。他匆匆忙忙以拙劣的字跡記住那聲音。真的，我會寫信，認認真真的。他捏著手裏的紙張，立在車牌下，車停下，又開走，心裏漲得滿滿的他，左營只是剛才那輛公車所載走的女孩；擠滿人的車，擠著那個基督徒女孩，在那一群識與不識的世人之間，她纖纖秀秀的上車，扯著吊環，車外注視著的他，感覺得強烈而醒目。

他胸口帶著女孩的地址，轉身往港區走回去。海洋在眼前橫開